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二十二

寺觀

海會寺清心堂

沈無量壽佛閣西北法照大師房舊有石刻今亡

南郭子綦初喪我

蘊莊子南郭子綦曰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西來達磨尚求

心厚博燈錄慧可謂達磨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汝安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與汝安心竟師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悟道此堂不說有清濁遊客自觀隨淺深兩歲頻為

山水後一溪長照雪霜侵紛紛無補竟何事慙媿

高人閉戶吟

洞霄宮

持驗真憶錄杭州餘杭縣西一十八里有天極山宮曰洞霄舊名天柱觀

上帝高居愍世頑

蘊退之哭孔丞詩天公高居鬼神惡

故留瓊館在凡間

青山九瓊不易到作者七人相對閒庭下流泉翠

及乃名四

蘇東坡詩集注卷十三

一

文蔚堂

蛟舞洞中飛鼠白雅翻

厚李白詩仙鼠如白雅序云荊州玉泉寺近清溪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窟中

多玉泉交流中有白蝙蝠大如雅按仙經蝙蝠一名山鼠千歲之後體白如雪棲則倒懸長松怪石空霜鬢不

用金丹苦駐顏

秀州僧本瑩靜照堂

烏囚不忘飛馬繫常念馳靜中不自勝不若聽所

之君看厭事人無事乃更悲

字仁史記陳軫謂犀首曰公何好飲也曰無事也軫謂曰吾令

公厭事可乎貧賤苦形勞富貴嗟神疲作堂名靜照此語

子謂誰江湖隱淪士豈無適時資老死不自惜扁

舟自娛嬉從之恐莫見况肯從我為

眾妙堂

甄先生有記云眉山道士張簡易教小學常百人予從之三年謫居南海一日夢至其處其徒誦老

子曰玄之又玄眾妙之門余曰妙一而已容可眾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雖眾可也

湛然無觀古真人我獨觀此衆妙門夫物芸芸各

歸根厚老子夫物芸芸各歸其根妙中得一道乃存道人晨起開東

軒趺坐一醉扶桑暎子仁楚辭暎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東方有扶桑之木其高萬仞日下浴於暎

扶桑也餘光照我玻璃盆倒射窗几清而温欲收

月魄餐日魂我自日月誰使吞厚黃庭經注吞日氣法常以日出時東向叩齒九

法常以月初時西向叩齒十通咒畢瞑目握固存月色精光俱入口中能修

此道則奔日月之神仙也注道家言人身中自有日月

虔州景德寺榮師湛然堂

卓然精明念不起次公楞嚴經曰妙精明心又曰精明靜妙兀然灰槩照不滅

方定之時慧在定定慧照寂非兩法次公楞嚴經言因戒生定因定發慧又云淨極

照含虛空妙湛總持不動尊默然真入不二門注維摩經言文辭堂

語息則默非對蘇東坡詩集注卷十一

語此話要將周易論字仁易復卦注云凡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語息則默默非對語者也諸

方人人把雷電不容細看真頭面欲知妙湛與總

持更問江東三語掇注晉王戎問阮瞻曰聖人貴名教莊老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我戎嗟良久

即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樣

寒食與器之遊南塢寺寂照堂厚杭州圖經梵天寺在鳳皇山

乾德中吳越王錢氏建舊額南塢寺治平中改今額

城南鐘鼓鬪清新端爲投荒洗瘴塵總是鏡空堂

上客次公先生和有聰上人詩一悟鏡空老始知圓澤賢誰爲寂照境中人次公楞嚴經湛然寂照

紅英埽地風驚曉綠葉成陰雨洗春記取明年作

寒食杏花曾與此翁鄰字仁退之杏花詩云君鄰北郭古寺空杏花兩株能白紅明年更羨應更好道

人莫忘
鄰家翁

留題延生觀後山上小堂

次公觀後上小山有堂是唐玉真公主修道遺

迹堯卿本朝瑞拱元年十月十八日奉敕賜此名額

溪山愈好意無厭上到巉巉第幾尖深谷野禽毛

羽怪上方仙子鬢眉纖

楊杜詩上方重閣晚

不慙弄玉騎丹鳳

續蕭史善吹簫秦穆公以女弄玉妻焉遂教弄玉吹簫作鳳鳴鳳皇來止其屋公為作鳳臺一旦弄玉乘鳳蕭史乘龍昇天而去

應逐

嫦娥駕老蟾

援羿得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之奔月託身月中月有蟾蜍之象焉

澗草巖花

自無主晚來胡蝶入疎簾

樓觀

秦始皇立老子廟於觀南晉惠始修此觀

門前古碣臥斜陽閱世如流事可傷

子仁劉禹錫詩閱世甚東流

長

有幽人悲晉惠彊修遺廟學秦皇丹砂久窖井水

五乃七五

蘇東坡詩集注卷三

三

文蔚堂

赤

續抱朴子曰臨汜縣有廖氏世老壽後移子孫輒殘折他人居其故宅復累世壽疑其井水赤乃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丹汁

入井是以飲水而壽

白朮誰燒廚竈香

經云陶隱居引仙經云朮能除惡氣

聞道神仙亦相

過只疑田叟是庫桑

厚壯子老耨之役有康桑楚者徧得老耨之道北居畏聖之山

自清平鎮遊樓觀五郡大秦延生仙遊往

返四日得詩寄子由同作

樓觀

次公宗勝觀也乃尹喜舊宅俗謂之樓觀

鳥噪猿呼晝閉門寂寥誰識古皇尊青牛久已辭

轅軛

續別說老氏乘青牛薄板車

白鶴來時訪子孫

援續搜神記遼東華表柱上有鶴集其上言曰

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

山近朔風吹積雪

堯卿古樂府朔風吹積雪

天寒落日

澹孤邨道人應怪遊人衆汲盡階前井水渾

續杜詩淘米少

汲水汲多井水渾

五郡

古觀正依林麓斷居民來就水泉甘亂溪赴渭爭
趨北飛鳥迎山不復南羽客衣冠朝上象野人香
火祝春蠶汝師豈解言符命山鬼何知託老聃明皇觀有
碑言夢老子告享國長久之意萬大年楚辭有山鬼之章又史記始皇曰山鬼不過知一年事

大秦寺

晃蕩平川盡坡陀翠麓橫忽逢孤檜迴獨向亂山

明信足幽尋遠字仁李太白詩幽尋無前期乘興不覺遠臨風却立驚原田

浩如海滾滾盡東傾天公杜詩不盡長江滾滾來

授經臺乃南山一峰爾非復有禁處

劍舞有神通草聖援張旭善州書自言始見公主與擔夫爭道而得筆法觀公孫大孃舞劍器而通神天公

張芝草書精切草海山無事化琴工援樂府解題言水仙操曰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乃

與俱遊蓬萊山留伯牙曰子居習之吾將迎師刺船而去旬日不返伯牙

迎望但見海水入洞山林冥杳鳥獸悲號數日吾師將移我情乃授琴而

歌曲終成連刺船迎之與遂遠為天下妙麗卿南史宗少文南陽人善琴

書圖畫精於名理每遊山水往輒忘歸乃於江陵立宅閒居無事因結宇

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數日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備唯澄懷道

觀臥以游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之曰撫琴動操欲令眾山皆響

此臺一覽秦川小絕頂一覽眾山小不待傳經意已空

次公按列仙傳尹喜既見老子授之五千言喜退而書之名曰道德經

遊金山寺舊圖經金山龍游寺屹立江中為諸禪刹之冠舊名澤心梁武帝天監四年親臨澤心寺設水

陸會聖朝天禧初真宗夢游此賜今額我家江水初發源宦遊直送江入海次公江水發源於岷山孔子曰江出於汶山其

始出源可聞道潮頭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冷南以濫觴畔石盤陀續張又新水記揚子江有中冷水為天下第一古來出沒隨濤波試

登絕頂望鄉國江南江北青山多羈愁畏晚尋歸

楫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風萬頃鞞紋細斷霞半空

魚尾赤體仁詩魴魚鱗尾是時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

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飛皛照山棲鳥驚革先生嘗言山林數澤晦

明之夜則野火生焉散布如人秉燭其色青異乎人火悵然歸臥心莫識非鬼非人

竟何物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怪驚我頑我謝

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是夜所見如此援晉文公謂咎犯曰不與舅氏同心

者有如此水

甘露寺并序

欲遊甘露寺有二客相過遂與偕行寺有石如羊

相傳謂之狼石云諸葛孔明坐其上與孫仲謀論

曹公也大鑊二案銘梁武帝所鑄畫師子一菩薩

二陸探微筆衛公所留祠堂在寺手植柏合抱矣

近寺僧發古殿基得舍利七粒并石記乃衛公為

穆宗皇帝追福所葬者也致約圖經甘露寺在北固山唐寶曆中李德裕建以資穆宗之冥福

時甘露降此山因以名之

江山豈不好獨遊情易闌但有相攜人何必素所

歡我欲訪甘露當塗無閒官二子舊不識欣然肯

聯鞍古郡山為城層梯轉朱欄樓臺斷崖上地窄

天水寬一覽吞數州山長江漫漫却望大明寺子敬

大明寺惟見煙中竿狼石臥庭下穹窿如伏羶次公羶羊也史

在揚州緬懷臥龍公挾策事瑯嶞續徐庶謂先主曰諸葛

記云貪如狼狼如羊

商鞅挾三策

一談收獅子

續曹公聞孫策平江東曰獅兒難與爭鋒

再說走老瞞

續曹公小字阿瞞孔明說孫權與先主并力敗曹操於赤壁

名高有餘想事往無留觀蕭

公古鐵鑊相對空團團陂陀受百斛積雨生微瀾

泗水逸周鼎

援周鼎逸於泗水始皇求之弗得

渭城辭漢盤

援魏明帝遷承露盤金狄泣下

李賀作金銅仙人辭漢歌云攜盤獨出月荒涼渭城已遠波聲小

山川失故態怪此能獨完

僧繇六化人

仲達畫史云甘露寺張僧繇四菩薩長四尺一版長八尺許

寬衣挂冰紈隱見

十二疊觀者疑夸謬破版陸生畫

續陸探微南齊吳郡人鹿畫史云探微神面黃

口神采驚人

青猊戲盤跚上有二天人揮手如翔鸞筆墨

續李德裕其先贊皇公

英姿凜

雖欲盡典刑垂不刊赫赫贊皇公

以塞古柏親手種挺然誰敢干枝撐雲峰裂根入

石窟蟠薙草得斷碑斬崖出金棺瘞藏豈不牢見

六五

蘇東坡詩集注卷五

天公四雄謂諸葛孔明孫仲謀蕭梁武帝贊皇公也

遺迹儼

伏理可歎四雄皆龍虎

未利方其盛壯時爭奪肯少安廢興屬造物遷逝

誰控搏

子仁賈誼賦忽然為人考何足控搏

况彼妄庸子

子仁前漢淮嬰執視魏勃笑曰人言魏勃勇妄

庸人而欲事所難古今共一軌後世徒辛酸聊與廣

武歎

援阮籍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不待雍門彈

厚雍門周謂孟嘗君曰君百歲

之後高臺既已壞曲池既已斬豈不悲乎孟嘗君淚出承睫而未下雍門為之鼓琴遂成感泣

遊靈隱寺李杞寺丞見和游孤山復用前

韻

天公樂史蒙宇記靈隱山以許由葛洪所隱本名稽宿山

君不見錢塘湖錢王壯觀今已無

續錢王自鏐至做三世五王乘唐未起自民伍

有浙東之地歷五代朝貢不絕太祖龍興乃以其地歸有司而挈其族屬朝京師

屋堆黃金斗量珠運

盡不勞折簡呼

厚晉宣帝紀王凌面縛水次遙謂司馬宣王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何敢不來而乃引軍來乎宣王

曰以卿非折簡可呼故也四方宦遊散其孥宮闕留與閒人娛盛衰

哀樂兩須臾何用多憂心鬱紆溪山處處皆可廬

最愛靈隱飛來孤德溥晏殊輿地志晉咸和元年西天僧慧理歎曰此是中天竺國靈鷲山之小嶺不知何年飛

來佛在世日多為仙靈之所隱今此亦喬松百丈蒼髯須擾擾

下笑柳與蒲厚晉顧悅之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之質望秋先零高堂

會食羅千夫撞鐘擊鼓喧朝晡凝香方丈眠艷餽

絕勝絮被縫海圖援杜詩瀛圖折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極禍清風時來

驚睡餘遂超羲皇傲几蘧天公陶潛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蘧莊子伏義几蘧歸時

棲雅正畢逋續漢桓帝時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公為吏子為徒孤煙落日不可摹

雨中遊天竺靈感觀音院僧道翊一夕見山間光明往視之得奇木乃命匠者孔仁謙刻觀音像治平中郡守蔡襄未其異事上之賜靈感觀音院額

蘇東坡詩集注卷五

六百字四

蠶欲老麥半黃前山後山雨浪浪農夫輟耒女廢

筐白衣仙人在高堂

宿臨安淨土寺天祐臨安縣圖經淨土禪寺在縣南二里周顯德中吳越王錢氏建號光孝明因寺大中祥符元年改賜今額

雞鳴發餘杭到寺已亭午次公梁元帝纂要曰在午曰亭午參禪固未

暇飽食良先務平生睡不足急埽清風宇次公文選玉宇來清

風閉門羣動息次公司空圖詩夜久羣動息香篆起煙縷覺來烹石

泉紫筍發輕乳晚涼沐浴罷衰髮稀可數浩歌出

門去次公楚辭少司命云臨風恍兮浩歌子仁李白詩仰天大笑出門去莫色入邨鳴微月半

隱山員荷爭瀉露相攜石橋山夜與故人語明朝

入山房善權臨安縣圖經真寂院在縣南二里天成元年吳越王錢氏建舊號山房院治平二年改賜今額在石鏡山東石

石

鏡炯當路昔照熊虎姿鏡鏡起而聳戰旁忠地理志臨安有石鏡山高二十六丈今為猿鳥顧興廢何足弔萬世一仰俯

自淨土寺步至功臣寺越王錢氏建為功臣院 祥符元年改賜今額 明仲臨安圖經功臣山在縣南二里本名大官山吳

落日岸葛巾晚風吹羽扇次公孔明葛巾羽扇指麾三軍松閒野步穩

竹外飛橋轉神功鑿橫嶺巖石得巨片直渡千人

溝下有微流注王父臨安縣圖經寺有溝名曰千人相傳錢氏役千人一日而成溝上橋以礮石為之徑闊各丈餘

岡巒蔚回合金碧爛明絢緬懷異姓王負擔此鄉

縣援郭璞天目山詩五百年生異姓王錢鏐自謂已應此運吳越王少貧困負擔及其貴也以錦囊盛焉

辱厚韓信傳淮陰少年侮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信熟視俯出跨下一市大笑屢乞桑間飯續左傳趙宣子

舍于翳桑見靈軻餓問之曰不食三日矣蘇東坡詩集注卷十三誰知山石頑識此希世彥凜然陰

七百五

氣逼屹起猶聳戰他年萬騎歸父老恣歡宴錦繡

被原野珠金散負賤續鏐為鎮東軍節度使封吳越王昭宗詔升所居為衣錦城石鏡山曰衣錦山大官

山曰功臣山鏐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作還鄉厚實融歌曰王節還鄉兮衣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為河西

大將軍以五郡歸漢及隴蜀平融為五郡太守奉事京師吳芮空記面援西漢諸王惟吳芮傳世最久魏黃初末盜發吳芮

冢容貌如生後豫發者見吳網冢容貌類長沙王但微短爾榮華坐銷歇閱世如郵傳漢蒯

賈饒曰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人多矣惟有長明燈依然照深殿續江寧縣寺有

晉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隋文平陳已訝其古矣而今猶不滅

秀州報本禪院鄉僧丈長老方丈

萬里家山一夢中吳音漸已變兒童每逢蜀叟談

終日便覺峨眉翠掃空德操洞天記峨眉山在嘉州係第七洞天師已忘言真

有道我除搜句百無功明年採藥天台去紛鑿洞天記天台赤城山

高一萬八千丈周回五百里在台州天台縣

更欲題詩滿浙東

獨遊富陽普照寺

蓋多良園經淨明院在縣北五里唐號普照後廢石晉天福七年重建

治平二年改賜今額

富春真古邑此寺亦唐餘鶴老依喬木龍歸護賜書連筒春水遠

厚杜詩連筒灌小園

出谷曉鐘疎欲繼江潮韻

次公宋之間遊江南靈隱寺夜月澄明獨行廊下因吟曰鶯嶺鬱岩堯龍宮隱寂寥搜思久之不就有老僧坐大禪牀曰何吟之苦何不道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宋歎繁策建明訪之不復見寺僧知者曰比駱賓王也

何人為起予

自普照遊二菴

饒富陽縣圖經延壽院在縣北四里院前有東西二菴

長松吟風晚雨細東菴半掩西菴閉山行盡日不逢人裊裊野梅香入袂居僧笑我戀清景自厭山

深出無計我雖愛山亦自笑獨往神傷後難繼

厚前

蘇東坡詩集注卷十三

九

文蔚堂

祭妻凶不哭而神傷杜詩神傷山徑深

不如西湖飲美酒紅杏碧桃香覆髻

作詩寄謝采薇翁本不避人那避世

佛日山榮長老方丈五絕

歸杭州圖經淨惠禪院在永和鄉天福七年吳

越王錢氏建舊額佛日院祥符元年改今額

陶令思歸久未成遠公不出但聞名

次公廬山惠遠大師出不過虎溪因而過此溪

山中只有蒼髯叟數里蕭蕭管送迎

千株玉槊攬雲立一穗珠旒落鏡寒何處霜眉碧

眼客結為三友冷相看

東麓雲根露角牙細泉幽咽走金沙不堪土肉埋

甲之退之詩蒼龍露角牙次公石鼎聯句巧匠琢山骨前漢元狩三年馬生渥

山骨未放蒼龍浴渥注

今安匹龍為友

食罷茶甌未要深清風一榻抵千金腹搖鼻息庭

花落還盡平生未足心次公孫樵乞巧對偃然就寢腹搖鼻息夢到鄉園槐花撲庭

日射回廊午枕明水沈銷盡碧煙橫山人睡覺無

人見只有飛蚤繞鬢鳴次公唐何讓夢渴賦窗日斜照飛蚤遠鬢

宿海會寺

特臨臨安縣圖經海會寺在縣西去縣二里梁大同中建號竹林寺祥符中改賜今額

籃輿三日山中行厚晉陶潛傳王弘邀潛還山問其所乘答云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山中

信美少曠平厚王仲宣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下投黃泉上青冥

重樓束縛遭澗坑兩股酸哀腸腸鳴北渡飛橋踏

彭鏗繚垣百步如古城師西都賦西郊則有大園禁苑繚以周牆四百餘里大鐘一撞

千指迎高堂延客夜不扃杉槽漆斛江湖傾師杉槽漆斛謂

浴室次公左傳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楚辭據青冥而據虹線路每與猿狖爭師長楊賦盛猿狖之收多麋鹿之獲

本來無垢洗更輕堯卿襄州鷲嶺蓋米禪師因入浴室有僧問和尚是離垢底人為什麼却浴師曰定

水湛然滿浴此無垢人倒林鼻息四鄰驚次公石鼎聯句序云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統如五

鼓天未明厚晉鄒收傳吳人歌曰統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木魚呼粥亮且清次公

夜闌寂已清長笛亮且鳴不聞人聲聞履聲次公漢哀帝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夜至永樂文長老院文時臥病退院李彭當陽圖經

永樂寺在縣東北六里

夜聞巴叟臥荒邨來打三更月下門往事過年如

昨日此身未死得重論老非懷土情相得病不開

堂道益尊惟有孤棲舊時鶴舉頭見客似長言

虎丘寺

續先名海湧山吳越春秋闔閭葬國西發五都之士十萬人作冢銅棺三重水銀為池金玉為甍雁

虎丘寺

編諸之劍三千繫郭魚腸在焉葬後三口金精之氣上揚化為虎踞其墳故號虎丘寺在蘇州

編諸之劍三千繫郭魚腸在焉葬後三口金精之氣上揚化為虎踞其墳故號虎丘寺在蘇州

入門無平田石路細穿嶺陰風生澗壑古木翳潭

井湛盧誰復見續吳越春秋越王允常使歐冶子鑄五劍曰純鈞湛盧豪曹魚腸巨闕以湛盧獻吳公子光以純鈞

其君僚湛盧夜飛入楚秋水光耿耿鐵花秀巖壁饒寺中有鐵花巖在劍池之側殺

氣噤蛙黽幽幽生公堂左右主頑曠當年或未信

異類服精猛厚十道四蕃志生公異僧坐道生也講經於此人無信者乃聚石為徒與談至理石皆點頭寺有生公禪堂

胡為百歲後仙鬼互馳騁窈然留清詩讀者為悲

哽次公清遠道士與沈恭子同遊虎丘寺有詩歷論商周及近代二千年事顏真卿為之刻石又鬼詩云青松多悲風蕭蕭清且哀白日徒昭昭不照長夜堂李道昌為刺史奏其事東軒有佳致厚寺中有佳致陸龜蒙皮日休松陵唱和皆及之軒在池堂之東

雲水麗千頃熙熙覽生物春意破淒冷我來屬無

事暖日相與永厚杜詩蒹葭離披去天水與相承喜鵲翻初旦愁為蹲

落景坐見漁樵還新月溪上影悟彼良自哈歸田

行可請

遊淨居院并序

寺在光山縣南四十里大蘇山之南小蘇山之北

寺僧居仁為余言齊天保中僧思惠過此見父老

問其姓曰蘇氏又得二山名歎曰吾師告我遇三

蘇則住遂留結菴而父老竟無有蓋山神也其後

僧智顛見思於此山而得法焉則世所謂思大和

尚智者大師是也唐神龍中道岸禪師始建寺於

其地廣明康子之亂寺廢於兵火至乾興中乃復

而賜名曰梵天云

十載遊名山自製山中衣次公楚辭製芟荷以為衣願言畢昏嫁續向平男

蘇東坡詩集注卷五

十一

文蔚堂

女嫁娶既畢勅斷家事勿復相
關遂肆意游名山不知所終

攜手老翠微次公爾雅山未及上曰翠微

不悟俗

緣在失身蹈危機

晉書諸葛長民云負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

刑名非宿學

子仁揚子刑名非道邪何自然也

陷穽損積威

厚司馬遷答任安書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陷穽之中搖尾

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

遂恐死生隔永與雲山違

今日復何日芒

輾自輕飛稽首兩足尊

次公福足慧足謂之兩足尊

舉頭雙涕揮靈

山會未散八部猶光輝

援佛說法靈山天龍八部來會

願從二聖往一

洗萬劫非徘徊竹溪月空翠搖煙霏

字七王維詩空翠濕人衣

聲自送客出谷猶依依回首吾家山歲晚將焉歸

少年時嘗過一邨院見壁上有詩云夜涼

疑有兩院靜似無僧不知何人作也宿黃

州禪智寺寺僧皆不在夜半兩作尚記此

蘇東坡詩集注卷十三

十三

文蔚堂

詩故作一絕

佛燈漸暗饑鼠出山雨忽來修竹鳴知是何人舊
詩句已應知我此時情

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

幽人無事不出門偶逐東風轉良夜參差玉宇飛

木末繚繞香煙來月下江雲有態清自媚竹露無

聲浩如瀉已驚弱柳萬絲垂尚有殘梅一枝亞清

詩獨吟還自和白酒已盡誰能借不辭青春忽忽

過但恐歡意年年謝自知醉耳愛松風會揀霜林

結茅舍浮浮大甑長炊玉

次公詩丞之浮浮

溜溜小槽如壓

蔗

次公李賀詩小槽酒滴珍珠紅

飲中真味老更濃醉裏狂言醒可怕

但當謝客對妻子倒冠落魄從嘲罵續杜牧望故園賦倒冠落魄兮與世

次韻前篇

去年花落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去年徐州花下對月與張居厚王子

門風露下萬事如花不可期餘年似酒那禁瀉憶中兄弟飲酒作頌字韻詩厚陶淵明詩佳入美清夜達曙酣且歌

昔還鄉泝巴峽落帆樊口高梳亞子仁韓詩大帆夜劃窮高梳長江

滾滾空自流白髮紛紛寧少借竟無五畝繼沮溺必多往往凌鮑謝

空有千篇凌鮑謝必多往往凌鮑謝至今歸計負雲山

未免孤衾眠客舍少年辛苦真食蓼續傳食蓼之蟲老景清

閒如啖蔗援晉書顧愷之食蔗必自末至本或怪之云漸入佳境饑寒未至且安居憂

患已空猶夢怕穿花踏月飲邨酒免使醉歸官長文蔚堂

罵厚杜詩醉即騎馬歸頗遭官長罵

安國寺浴欽夫先生寺記云寺立於僞唐保大二年始名護國嘉祐八年賜今名

老來百事嬾身垢猶念浴衰髮不到耳子仁杜詩白頭亂髮不到耳

尚煩月一沐山城足薪炭煙霧濛陽谷塵垢能幾

何備然脫羈梏披衣坐小閣散髮臨脩竹心困萬

緣空身安一牀足豈惟忘清淨兼以洗榮辱默歸

無多談子仁漢楊惲書云方今漢德隆盛願勉旃無多談此理觀要熟

遊武昌寒溪西山寺次公樂史寰宇記武昌縣樊山亦曰樊岡下有寒溪中有蟠龍石

連山蟠武昌次公杜詩連山抱西南翠木蔚樊口次公志林記樊山云自

我來已百日欲濟空搔首次公詩愛而不見搔首踟躕坐看鷗鳥

而西泊於樊山為樊口

沒次公杜詩白鷗沒浩蕩

夢逐麈麕走今朝橫江來一葦寄衰朽次公

詩誰謂河廣一葦杭之

高談破巨浪

次公南史宗慤云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飛屨輕重阜

去人曾幾何絕壁寒溪吼風泉兩部樂

續南史孔珪字德璋不樂世務

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曰欲為陳蕃乎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

松竹三益友

詩開徑

益望三徐行欣有得芝朮在蓬莠

次公史蓬蒿藜莠西上九曲亭

子仁子由九曲亭記子瞻遷于齊安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溪將適西山行於松柏之間羊腸九曲而

獲少平有廢草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于

衆山皆培塿

次公左傳

培塿無松柏

却看江北路雲水渺何有離離見吳宮莽莽

真楚數空傳孫郎石

次公表術言孫策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其後士民皆呼策為孫郎又孫楚

欲枕流

無復陶公柳

厚陶侃性纖密好問頗類廣漢嘗課諸營種柳都尉夏施盜官柳植之於已門侃後見駐車

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何因盜來此通來風流人惟有漫浪

公年五

蘇東坡詩集注卷五十三

西

文蔚謹

叟續元結作自釋一篇言將家漢濱乃自稱浪士及有官人以為浪者亦漫為官乎呼為漫郎既客樊上漫遂顯焉又其文云漫浪於人間

結嘗遊寒溪有窪尊杯飲之處

買田吾已決乳水况空酒

次公乳水即次山杯尊銘序所言即

享西乳泉也堯祖乳水即先生所紀泉水白而甘者也

所須修竹林深處安井臼

厚後漢馮衍妻

悍如兒女自操井臼相將踏勝絕更裹三日糗

定惠院顛師為余竹下開嘯軒

鷓鴣催天明喧喧相詆譙任楚辭鷓鴣先鳴今使夫百州之不芳暗蛩泣夜

永唧唧自相弔子仁韓詩燕弔寒夜永飲風蟬至潔長吟不改調

次公月令云仲夏之月蟬始鳴季夏之月寒蟬鳴

次公荀子云蚘

始鳴季夏之月寒蟬鳴

食土蚘無腸亦自終夕叫

次公荀子云蚘

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

龜父崔豹古今注蚘曰歌女

為貪殺最鄙鵲喜意可料

公次公荀子云蚘凡物不得其平則鳴續退之送孟郊序大慟哭等嬉笑

術登皆不應因長嘯而退至半嶺間有聲若鸞鳳之音乃登嘯也阮

生已疎狂孫子亦未妙道人開此軒清坐默自照
衝風振河海不能號無竅厚莊子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則萬數怒號累盡

吾何言風來竹自嘯師說文竹得風其體天屈如人之笑

石塢寺

世傳王播飯後鐘詩蓋揚州石塢寺事也相傳如

此戲作此詩

饑眼眩西東詩腸忘蚤晏雖知燈是火不悟鐘非

飯次公小說唐王播少孤貧客木蘭院隨僧齋粥僧厭苦之飯後擊鐘其後播鎮揚州訪舊處題詩曰上堂已了各西東漸覺聞黎飯飯後鐘諺云

早知燈是火山僧異漂母續前漢韓信微時往城下釣有一漂母哀飯熟已多時之飯信竟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曰吾必重

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但可供一莞胡爲三十年記

憶作此訛齋厨養若人無益祇遺患厚前漢陳平諫高祖曰今楚兵罷食

蘇東坡詩甚注卷三十一盡此天亡之時不因而取之此養虎自遺患也續播相穆宗時權倖競乃

進播賴其力至宰相專務將迎居位無所裨益復失河北眾望不厭

知飯後鐘聞黎蓋具眼厚傳燈錄鄧州丹霞禪師有僧於山下見師師問僧什麼處處宿云山下宿師曰

什麼處飯曰山下喫飯師曰將飯與聞黎喫底人還具眼者也

月華寺

寺鄰岑水場施者皆院戶也百年間蓋三焚矣

天公胡爲不自憐結土融石爲銅山萬人采斲富

媪泣祗有金帛資豪姦脫身獻佛意可料一瓦坐

待千金還月華三火豈天意至今芟舍依榛菅厚

禮大司馬仲夏敦芟舍僧言此地本龍象次公龍象佛書謂有力可以負荷者也廢興反

掌曾何艱高巖夜吐金碧氣曹杜詩潤聚金碧氣清無砂土痕曉得異

石青爛斑坑流窟發錢湧地莫施百鎰朝千鍍厚

子饋兼金百鎰而不受書呂刑其罰千鍍此山出寶以自賊地脈已斷天應慳

續史記蒙恬臨死曰起臨洮屬之遼東城聖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我願銅山化南畝爛熳

黍麥蘇惇鰥道人修道要底物破鐺煮飯茹三間

厚傳燈錄無業國師曰看他古得道人得意之後茹茨石室向折脚鐺子裏煮飯喫過三二十年又杭州廣嚴院咸澤禪師僧問如何是嚴家風師曰一鴨白雲

南華寺

云何見祖師要識本來面厚傳燈錄道明禪師聞五祖密付衣盃與盧行者即躡迹追逐至庾

嶺曰我來求法願行者開示於我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

我何所見可憐明上座萬法了一電厚佛書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

露亦飲水既自知厚傳燈錄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指月無復眩厚楞嚴經如人

彼人因指當應看月若復觀指以月為體此人豈惟亡失月輪亦亡其指

中間一念失受此百年謹摳衣禮真相厚禮記摳衣趨隅必慎唯諾

蘇東坡詩集注卷十三

感動淚雨霰借師錫端泉厚傳燈錄六祖初住曹溪卓錫泉湧清涼甘滑瞻足大衆洗我

綺語硯

峽山寺傳奇所記孫恪袁氏事即此寺至今有人見白猿者

天開清遠峽天公郭璞江賦豁若天開地轉凝碧灣我行無遲速攝

衣步孱顏山僧本幽獨乞食况未還雲確水自春

厚白樂天詩藥爐有火丹應伏雲確無人水自春注云廬山多雲母故以水確擣煉俗呼為雲確松門風為關厚

義之游四郡記永寧縣界海中有松門石泉解娛客琴筑鳴空山厚老白樂天廬山州堂記堂東

有瀑布水夜中如環珮琴筑聲佳人劍翁孫厚吳越春秋越王問劍於處女處女將

曰願試也公即挽以刺女女舉杖擊之公即上樹化而為白猿遊戲暫人閒忽憶嘯雲侶賦

詩留玉環天公傳奇廣德中有孫恪者遊洛中遇袁氏女遂納為室後十餘年同至峽山寺恪氏欣然改服理鬢詣老僧乃持

而暉袁氏惻然俄命筆題詩云無端變化幾沈沈剛被恩情役此心不如

逐伴歸山去長嘯一披烟霧深詩畢遂裂衣化為老猿追嘯者躍樹而去
老僧方悟曰乃貧道為沙門時所養者碧玉環則胡人所施繫於其頸者
林深不可見霧雨埋髻鬢

廣州蒲澗寺

地產菖蒲十二節相傳安期生之故居始皇訪之於此

不用山僧導我前自尋雲外出山泉

厘杜詩在山泉水濁

千章古木臨無地

次公大材曰章前漢百官表有主章之官又貨殖傳云山居千章之楸也王簡頭陀寺碑云飛閣連遷下

閣連遷下

百尺飛濤瀉漏天

次公漏天是地名在黎州以其多雨故曰漏天

昔日菖

蒲方士宅後來薜蘿祖師禪

維摩經云如人入薜蘿林中唯觀薜蘿不觀餘香雲烟

香譜曰梔子香出大食國即佛書所謂薜蘿也厚傳燈錄仰山謂香巖禪師曰汝只得如來禪未得祖師禪

而今只有花

含笑笑道秦皇欲學仙

山中多含笑花雷先遜齋聞覽云南方花木北地所無者大含笑小含笑其花

常若菡萏之未敷者故有含笑之名

遊博羅香禪寺

并引駒父白鶴故居圖香積寺在惠州博羅縣西山下

古詩云

蘇東坡詩云蓬萊三

十七

文蔚堂

寺去縣七里三山六牙夾道皆美田麥禾甚茂寺

下谿水可作碓磨若築塘百步闌而落之可轉兩

輪舉四杵也以屬縣令林抃使督成之

杵字天和

二年流落鼃魚鄉

厚國語范蠡謂王孫雒曰昔我先君周室之不咸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魚鼃之與處

而鼃鼃之與鄰

朝來喜見麥吐芒東風搖波舞淨綠

次公柳子厚詩麥芒

際天搖碧波

初日泫露酣嬌黃

次公謝靈運詩花上露猶泫

汪汪春泥已沒

膝剡剡秋穀初分秧誰言萬里出無友見此二美

喜欲狂三山屏擁僧舍小一谿雷轉松陰涼

駒父白鶴故居

圖三山者大壯山象頭山白水山皆在水南一谿者即東江也在山之北

要令水力供白磨與相地

脈增隄防霏霏落雪看收麪隱隱壘鼓聞春糠散

流一啜雲子白

次公漢武帝外傳太上之藥則有風實雲子金精玉液

炊裂十字瓊肌

香

厚晉何曾性豪侈每燕見不食大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拆作十字則不食也

豈惟牢九薦古

味

東晉餅賦饜頭薄持起搜牢九

要使真一流天漿詩成捧腹便絕倒

次公史記曰者傳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晉書衛玠談道平子絕倒膏之上膏之下

書生說食真膏肓

次公左傳晉疾病在膏肓之上

與正輔遊香積寺

越山少松竹常苦野火厄此峰獨蒼然感荷佛祖

力茯苓無人采干歲化琥珀厚本州注松脂入地千年為茯苓又千年為琥珀幽光

發中夜見者惟木客次公木客廣南山中之蓋野人與鬼之類也我豈無長鏡

厚杜詩長鏡長鏡白木真贗苦難識次公退之詩前計頓靈苗與

毒艸疑似在毫髮把玩竟不食棄置長太息山僧

類有道辛苦賞合厚前漢地理志號會之地土陞而險山居合及我慙作機春

次公傳曰梓白之智不及機春鑿破混沌穴厚莊子儵與忽相遇於混沌之地謀報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此獨無有嘗

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幽尋恐不繼書板記歲月

次韻高要令劉湜峽山寺見寄

次公古謂之高要郡有高要峽

馬

新聞妙無多舊學閒可束猶當隱季主厚司馬季主卜於長安市未

遽逃梅福厚梅福字子真為九江尉後逃入海上人見其為吳市門卒空腸吐餘思靜似

蠶綴族寸田結初果次公寸田道家所謂丹田也秀若銅生綠厚本草生銅皆

有青益銅之精華也荆棘埽誠盡黎藜憂不熟厚直語王夫人謂許長史曰交黎火藜是飛騰

之藥要使生於胸中今君胸中荆棘埽除未盡是以黎藜不生也高人寧鑄金次公劉向得鴻寶書言能鑄金而不

成下士乃服玉厚抱朴子服玉當得千闌白玉赤松子服水玉得仙也君看嶺嶠隘我

欲中笥蓄曾攀羅浮頂亦到朱明谷旋觀真歷塊

次公王褒云駿馬之感猶歷塊也

歸臥甘破屋故人老猶仕世味薄如

穀子仁退之詩吾老世味薄

偶從越女笑

厚退之詩洪濤春天禹六幽越女一笑三年留

不怕蠻江

浴驚聞尺書到喜有新詩辱應憐五管客

援莊子頤隱於齊肩

高於頂句贅指天上有五管也厚退之詩五管徧歷無賢侯

曾作八州督

厚晉書陶侃字士行嘗如廁見一人朱衣介憤

公位至八州都督

骨銷讒口鑠

厚史記鄒陽書衆口鑠金

膽破獄吏酷

厚南

史王融矯詔立竟陵王子良太學生魏準鼓成其事及融誅準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以為膽破

隴雲不易寄

援陶弘景詩山

中何所有隴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

江月乃可剩

厚唐于良史春山夜月詩初水月在手

遙知

清遠寺不稱空洞腹

續晉王導嘗指周顛腹曰此中何有答曰空洞無物然可容卿輩數百人

蹇驢

少武碎短瑟絃柱促仰看泉落佩俯聽石響敲千

峰瀉清駛一往無回躅狂雷失語語過電不容目

要知僧長飢正坐山少肉

天公傳燈錄司馬頭陀自湖南來百丈謂之曰老僧欲住瀉山可乎

六百七十

蘇東坡詩集注卷十三

十九

文蔚堂

對曰瀉山奇絕可聚千五百粟然非和尚所任百丈云何謂也對云和尚是骨人彼是肉山設居之徒不盈千百矣

人間無南

北蝸角空出縮仇池九十九

仇池有九十九泉余嘗夢至有詩

嵩少三十

六子由近買田陽翟北望嵩少甚近

天人同一夢仙凡無兩錄陋邦真可

老生理亦粗足便回熱天燄長作照海燭

黃魯直寄詩云蓮花

合裏一寸燭牝馬海中燒百川魯直蓋近有得也次公退之詩居然安推讓見謂熱天燄

入寺

曳杖入寺門輯杖揖世尊

次公禮記孔子曳杖而歌

我是玉堂仙謫

來海南邨多生宿業盡一氣中夜存

厚楚辭一氣孔神考於中夜存

旦

隨老鷄起饑食扶桑暎光員摩尼珠照曜玻璃盆

來從佛印可

厚維摩經言若能如是坐者佛所印可

稍覺魔忙奔閒看樹轉

午坐到鐘鳴昏收斂平生心耿耿聊自溫

留題顯聖寺

渺渺疎林集晚雅孤邨煙火梵王家幽人自種千

頭橘

續李衡種橘於龍陽洲謂其子曰吾洲中有千頭木奴

遠客來尋百結花

厚首楞嚴經阿難白

佛言世尊比寶曇華續續成中雖本一體如我思惟如來一結得一結名若百結成終名百結若拙江南人謂丁香為百結

浮石已

乾霜後水焦坑閒試雨前茶祇疑歸夢西南去翠

竹江邨遶白沙

天公杜詩白沙翠竹江邨路相對柴門月色新

留題仙都觀

山前江水流浩浩山上蒼蒼松柏老舟中行客去

紛紛古今換易如秋草空山樓觀何崢嶸真人王

遠陰長生

子仁王方平陰長生皆在此山學道得仙者

飛符御氣朝百靈悟道

不復誦黃庭龍車虎駕來下迎去如旋風搏紫清

四百九十一

蘇東坡詩本注卷五

十

文蔚堂

真人厭世不回顧世間生死如朝莫學仙度世豈

無人餐霞絕粒長辛苦安得獨從逍遙君冷然乘

風駕浮雲超世無有我獨行

過木樨觀

子仁老泉詩序云許旌陽得道之所舟人不以相告既過至武寧縣乃得其事縣人云許旌陽

棺樽猶在山上旌陽許邁也嘗為旌陽縣令

石壁高千尺微蹤遠欲無飛簷如劔寺

出劔門東望上寺宇髣髴可見

古柏似仙都許子嘗高遁行舟悔不迂斬蛟聞猛

烈提劔想崎嶇

任許旌陽斬蛟於洪州即西江所經也

寂莫棺猶在修崇世

已愚隱居人不識化去俗爭吁洞府煙霞遠人間

爪髮枯飄飄乘倒影誰復顧遺軀

留題峽州甘泉寺

姜詩故居

輕舟橫江來弔古悲純孝逶迤尋遠跡婉孌見遺
貌清泉不可挹涸盡空石窖古人飄何之唯有風
竹鬧行行玩邨落戶戶懸網罩民風坦和平開戶
夜無鈔叢林富筍茹平野絕虎豹嗟哉此樂鄉無
乃姜子教任姜詩妻龐氏事母至孝妻奉順尤謹後汲江水值風不
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甯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
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姑久之姑怪
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感慚呼婦

寄題清溪寺

口舌安足恃韓非死說難

續太史公曰韓非作說難而卒死於說難

自知不可

用鬼谷乃真姦遺書今未止小數不足觀

續劉向七略有鬼谷

子儀秦固新學

續蘇秦張儀皆學於鬼谷子

見利不知患嗟時無桓

文使彼二子顛死敗無足怪夫子固使然君看巧

更窮不若愚自安遺宮若有神領首然吾言

雙鳧觀

在華縣

王喬古仙子時出觀人寰常爲漢郎吏厭世去無

還雙鳧偶爲戲聊以驚世頑不然神仙跡羅網安

能攀

任後漢王喬有神術爲葉令母朔望來朝明帝怪之令太史伺望輒有雙鳧從東來羅之得雙鳧焉詔尚方診視乃前所賜履焉也

紛紛塵埃中銅印紆青綸綬也安知無隱者竊笑彼

愚姦

題惠州靈惠院

直視無前氣吐虹五湖三島在胸中相逢莫怪不
相揖只見山僧不見公

泗州僧伽塔

我昔南行舟繫汴逆風三日沙吹面次公杜詩步壑風吹面舟人

共勸禱靈塢香火未收旗脚轉回頭頃刻失長橋

却到龜山未朝飯至人無心何厚薄我自懷私欣

所便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

人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千變我今身世兩悠悠去

無所逐來無戀得行固願留不惡每到有求神亦

倦退之舊云三百尺澄觀所營今已換續退之澄觀詩火燒水轉掃地

遶淮南空安兀便高三百尺又云借問經營本何人道人澄觀名籍人不嫌俗士汗丹梯一看雲山

北寺悟空禪師塢名齊安宣宗徵時師知其非凡人無逸應官圖經安國寺在縣西北

六百五十步祥符元年改今額寺中有悟空塢塔前有古僧存焉

已將世界等微塵空裏浮花夢裏身援華嚴經如目翳人見空中花子仁

豈為龍顏更分別次公前漢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只應天眼

識天人次公邯鄲淳見曹植曰真人也

遊靈隱高峰塔肅之武林山記北高峰在靈隱寺後山山有塔記云唐天寶中邑人建高七級

言遊高峰塔蓐食洽野裝援韓信嘗寄食南昌亭亭人長妻厭之乃晨炊蓐食火雲

秋未衰師杜詩火雲洗月露及此初旦涼霧霏巖谷暗日出艸

木香嘉我同來人久便雲水鄉相勸小舉足前路

高且長古松攀龍蛇怪石坐牛羊漸聞鐘磬音飛

鳥皆下翔入門空有無雲浩浩茫茫惟見聾道人

老病時絕糧問年笑不答但指穴藜牀厚管寧自越海歸家貧常晏坐

一藜牀積五十餘年為學不倦牀上當膝處皆穿心知不復來欲歸更傷惶贈別畱

匹布今歲天早霜

題西林壁

子仁廬山記舊名西林與國中賜今額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無一作總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六和寺冲師開山溪爲水軒

欲放清溪自在流子仁杜詩江流大自在忍教冰雪落沙洲出山

定被江潮沅能爲山僧更少留

道者院池上作

下馬逢佳客攜壺傍小池清風亂荷葉細雨出魚

兒厚杜詩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井好能冰齒茶甘不上眉歸塗更蕭

瑟真箇解催詩厚杜詩片雲頭上黑應是兩催詩

三百七十六

蘇東坡詩集卷十三

三

文蔚堂

吉祥寺僧求閣名

過眼榮枯電與風久長那得似花紅上人宴坐觀空閣觀色觀空色即空

南寺千佛閣

古邑居民半海濤師來構築便能高千金用盡身

無事次公李白詩千金散盡還復來坐看香煙遶白毫

法惠寺橫翠閣

子仁杭州圖經法惠寺在天井巷吳越王錢氏建舊額興慶寺治平二年改賜

今額

朝見吳山橫莫見吳山從吳山故多態轉側爲君容幽人起朱閣空洞更無物惟有千步岡東西作廉額春來故國歸無期人言秋悲春更悲已汎平

湖思濯錦更看橫翠憶峨眉天公濯錦成都濯錦江也峨眉嘉州峨眉山也雕闌
能得幾時好不獨憑闌人易老百年興廢更堪哀
懸知草莽化池臺遊人尋我舊遊處但覓吳山橫
處來

壽星院寒碧軒徽夫圖經錢塘靈隱天竺寺內壽星院晉天福八年建其亭館有寒碧軒

清風肅肅搖窗扉窗前修竹一尺圍紛紛蒼雪落
夏簟冉冉綠霧霑人衣援杜詩無使霜露霑人衣日高山蟬抱葉響

人靜翠羽穿林飛道人絕粒對寒碧為問鶴骨何
緣肥

西湖壽星院此君軒

臥聽謾謾碎龍鱗俯看蒼蒼立玉身一舸鳴夷江
蘇東坡詩此君軒主四百十四湖變姓名至齊號鳴夷子皮尚餘君子六千人厚吳越文蔚堂相攻越

海去王勾踐以其私君子六千人為中軍

常州太平寺法華院蒼蘆亭醉題

六花蒼蘆林間佛九節菖蒲石上仙續維摩經言如入蘆服菖蒲得仙須生石上一寸九節者何似東坡鐵拄杖一時
驚散野狐禪

扶風天和寺

遠望若可愛朱闌碧瓦溝聊為一駐足且慰百回
頭水落見山石塵高昏市樓臨風莫長嘯遺涕浩
難收

山光寺回次芝上人韻

關裏清游借隙光
醉時真境發天藏
夢回拾得吹來句
十里南風艸木香

元祐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同景文義伯聖塗
次元伯固仲蒙遊七寶寺題竹上

結根豈殊衆
修柯獨出林
孤高不可恃
歲晚霜風侵

題淨因壁

暝倚蒲團臥
盜囊半窗疎
箔度微涼蕉
心不展待時雨
葵葉爲誰傾
夕陽

真興寺閣禱雨

太守親從千騎禱
神翁遠借一盃清
雲陰黯黯將

三百廿

蘇東坡詩集注卷三

三五

文蔚堂

噓遍雨意昏
昏欲醞成已
覺微風吹袂冷
不堪殘日傍山明
今年秋熟君知
否應向江南飽
食秔

陸蓮菴

何妨紅粉唱
迎仙來伴山僧
到處禪陸地
生花安足怪而
今更有火中蓮

大老寺竹閒閣子

殘花帶葉暗
新筍出林香
但見竹陰綠
不知沂水黃
樹高傾隴鳥
池浚落河魴
栽種良辛苦
孤僧瘦欲尪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二十四

居室

和子由聞子瞻將如終南太平宮谿堂讀

書

篤申之甥聖保德真君傳太宗皇帝遣起居舍人王龜從就終南山下築宮真君忽降言曰此地乃建上帝宮闕之地不可易也於是乃定凡三年宮成題曰上清太平宮

役名則已勤徇身則已媮我誠愚且拙身名兩無

謀始者學書判師唐有書判拔萃科近亦知問囚但知今當為

敢問向所由士方其未得惟以不得憂既得又憂

失此心浩難收譬如倦行客中路逢清流塵埃雖

未脫暫憩得一漱我欲走南澗春禽始嚶吻鞅掌

久不決爾來已徂秋橋山日月迫府縣煩差抽次公史記

五乃世北黃帝葬橋山王事誰敢愬民勞吏宐羞中間羅旱曠欲學

喚雨鳩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渭水涸無泥菑

堰旋插脩次公前漢溝洫志武帝歌曰墮林竹兮捷石菑甕脚岐下歲以南山木柂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多致淪沒衙前以

是破產者相繼也先生徧問諸老校校曰木柂之害本不至此若渭河未深操柂者一時進止可無重費蓋波患其乘渭河之泰多方害之耳先生

即脩衙規使衙前自擇水工柂竹行無虞對之食不飽次公詩今

乃言於府事得係籍自是衙前之害減半飽餘事更遑求近日秋雨足公餘試新篔劬勞幸

已過巧鈍不任鏝秋風欲吹帽厚音書九月九日桓温識于龍山風吹孟嘉帽落

西阜可縱游聊為一日樂慰此百日愁

遷居一首并引

吾紹聖元年十月二日至惠州寓合江樓是月十

八日遷于嘉祐寺二年三月十九日復遷于合江

樓

樓三年四月十六日復歸于嘉祐寺時方卜築白鶴峰之上新居成庶幾其少安乎

前年家水東回首夕陽麗去年家水西濕面春雨

細東西兩無擇綠盡我輒逝今年復東徙舊館聊

一憩已買白鶴峰規作終老計長江在北戶厚杜詩七星在

雪浪舞吾砌天公杜牧詩弄水庭前溪風豔翠綃舞青山滿牆頭髮

鬢幾雲髻天公古陌上桑頭上倭墜髻韋蘇州詩髮鬢高鬢官樣妝雖慙抱朴子金鼎

陋蟬蛻厚抱朴子案仙經云上士舉形昇虛謂之天仙中士遊於名山謂之地仙下士先死後蛻謂之尸解仙猶賢柳

柳州廟俎薦丹荔厚柳子厚為柳州刺史有廟在羅池韓退之為廟碑曰荔子丹兮蕉葉黃雜穀疏令進侯

吾生本無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劫塵塵各

有際次公佛以世為劫念念成劫言光景之速也道以世界為塵塵塵字有際言物各有世界也下觀生物息相

吹等蚤蚋厚莊子野馬也塵埃也蘇東山詩集注卷十四

白鶴峰新居欲成夜過西鄰翟秀才二首

林行婆家初閉戶厚仲先生白鶴故居圖翟氏林行婆居皆在新居之西厚傳燈錄浮杯和尚有凌行婆來禮拜問師云盡力道不得底句還分付阿誰翟夫

子舍尚留關連娟缺月黃昏後厚退之秋懷詩寒雞空在樓缺月煩屢瞰縹

緲新居紫翠閒厚杜詩築居仙縹緲繫悶豈無羅帶水韓退之詩水作青羅

帶山為碧玉簪割愁還有劍芒山厚柳子厚詩海上尖峰若劍芒秋來處處割愁腸中原北望

無歸日鄰火邨春自往還厚外急鄰火夜深明

夔間畢卓防偷酒厚晉書畢卓為吏部郎比舍郎釀酒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曰視待鑿

壁後匡衡不點燈厚西京雜記匡衡好讀書家貧無油燭乃鑿鄰壁映光讀書

平江百尺井厚盧全詩轉轆無繩井要分清暑一壺冰厚鮑明遠

之乃單吏部也

厚盧全詩轉轆無繩井

詩清如玉壺冰蓮先生白鶴山新居 佐卿恐是歸來鶴援廣德神

鑿井四十尺遇盤石石盡乃得泉觀錄天寶

中玄宗獵於沙苑有孤鶴帝射之鶴中箭西南而逝益州有道觀青城道士徐佐卿一歲常三四至一日自外至謂弟子曰吾行山中為飛矢所中

以箭挂于壁且曰後箭主到此付之後明皇幸蜀遊於次律寧非過

觀中識其箭曰此吾沙苑所射鶴箭乃知是佐卿焉

去僧經明皇雜錄開元中房瑄室盧氏與道士刑和璞出遊過夏口師

入佛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室地得甕中所藏婁師德與永禪師

書笑謂瑄曰頗憶比邪瑄因他日莫尋王祭宅夢中來往本

悵然悟前生之為永禪師也

何曾次公杜詩應同王祭宅留井硯山前

遷居之夕聞鄰舍兒誦書欣然而作

幽居亂菴甬生理半人禽蹉然已可喜續莊子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覺

然而況聞絃誦音兒聲自負美誰家兩青衿厚詩青且

欣習齊咻未敢笑越吟續史記莊烏越人也今日入楚富貴矣必思於楚

使人往聽之則九齡起詔石次公唐張九齡詔州曲江縣人詔州有奏詔之石 姜子家日

且為越聲也蘇東中詩集注卷十四

南次公姜公輔有高才敷奏許亮德宗器之愛州日南人 吾道無南北高傳燈錄第二十三祖問盧居士曰嶺南無佛

性若何為得佛曰入安知不生今海闊尚挂斗天高欲橫

即有南北佛性豈然

參荆棘短牆缺燈火破屋深引書與相和置酒仍

獨斟可以侑我醉琅然如玉琴次公李白詩長作玉琴聲

新居

朝陽入北林厚古樂府朝日照北林 竹樹散疎影字仁杜詩月林散清影 短籬尋

文間寄我無窮境舊居纔一席逐客猶遭屏結茆

得茲地翳翳邨巷永厚陶淵明歸去來云翳翳以將入 數朝風雨涼畦

菊發新穎次公劉禹錫詩茗穎如雲發 俯仰可卒歲何必謀二頃援史記蘇

秦使我有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

西齋

西齋深且明中有六尺牀

次公晉武賜質循以六尺牀又賀革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橫臥

其病夫朝睡足

彥夫杜牧之詩平生睡足處雲夢澤南州

危坐覺日長昏昏既

非醉踴踴亦非狂褰衣竹風下穆然中微涼

次公宋玉風賦

其風中人起行西園中草木含幽香榴花開一枝桑棗沃

以光

彥忠詩桑之木落其葉沃若

鳴鳩得美蔭

次公莊子有蟬方得美蔭以忘其身困立忘

飛翔黃鳥亦自喜新音變員吭

次公謝靈運詩

杖藜觀

物化亦以觀我生

厚劉禹錫賦觀物之餘遂觀我生

萬物各得時我生

日皇皇

任淵明解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

南堂五首

江上西山半隱隄此邦臺館一時西南堂獨有西

南向臥看千帆落淺溪

五首三

蘇東山詩集注卷五

四

文蔚堂

莫年眼力嗟猶在多病顛毛却未華

厚蔡邕賦

故作

明窗書小字更開幽室養丹砂

厚直先生與王定國書近有人惠丹砂少許光采甚

奇固不敢服然其教以養火觀其變化聊以悅神度日

他時雨後困移牀

子仁韋蘇州詩那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

坐厭愁聲點客腸

次公詩吳霜點歸鬢

一聽南堂新瓦響似聞東隴小荷香

山家為割千房蜜稚子新畦五畝蔬更有南堂堪

著處不憂門外故人車

掃地燒香閉閣眠

曹國史補韋應物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在焚香掃地而坐

簟紋似水

帳如煙

厚李白詩碧紗如煙隔窗語

客來夢覺知何處挂起西窗浪

接天

溪陰堂

白水滿時雙鷺下綠槐高處一蟬吟酒醒門外三

竿日次公南齊書永明五年十一月丁亥日出三竿失色劉禹錫竹枝詞日出三竿春霧消臥看溪南十畝

陰續杜詩飽聞樹木三年大與致溪邊十畝陰

谷林堂

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疎美哉新堂成及此秋風

初我來適過雨物至如娛予穉竹真可人霜節已

專車續家語孔子曰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老槐苦無賴續杜詩韋曲花

賴風花欲填渠山雅爭呼號谿蟬獨清虛寄懷勞

生外得句幽夢餘古今正自同歲月何必書

寓居合江樓

海山蔥朧氣佳哉續後漢光武論蘇伯阿望春陵郭曰氣佳哉鬱鬱蔥蔥二江合處

朱樓開蓬萊方丈應不遠厚史記秦始皇時齊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肯為蘇子浮江來江風初涼睡正

美樓上啼雅呼我起我今身世兩相違厚樂天詩可憐身與世從此兩西流白日東流水樓中老人日清新天上豈有

癡仙人曾續仙傳侯道華好子史手不釋卷眾或問之要此何為答曰天上無思昔仙人三山咫尺不

歸去一杯付與羅浮春千家釀酒名羅浮春

遷居臨皋亭次公先生始至黃岡居定惠院後自定惠遷臨皋本回車院故有全家占江驛之句

我生天地間一蟻寄大磨區區欲右行不救風輪

左續晉天文志周髀家云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之於蟻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

蟻若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得隨磨以左廻焉雖云走仁義未免遲寒餓劍米有

危炊厚晉書桓玄在殷仲堪坐上共作危語玄曰矛頭淅米劍頭炊仲堪曰百歲老翁拳枯枝有一參軍云盲人騎瞎馬半夜臨深池仲

堪曰此大逼人蓋

仲堪眇一目也

援晉書歐懷太子傳舍人杜錫母以忠規勸太子修德進善遠於讒

錫常所坐種中而刺之

豈無佳山水借眼風雨過歸田不

待老勇決凡幾箇幸茲廢棄餘疲馬解鞍馱全家

占江驛絕境天為破

次公退之詩有云破天際

飢貧相乘除

次公退之詩無善名

以聞無惡聲以揚名聲相乘除得少失有餘

未見可弔賀

續童仲舒曰弔者在門賀者在開言憂則恐懼恐懼則福至賀

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次公蘇秦見齊王仰而慶俯而弔劉表不受賀節左傳可弔而又賀之

澹然無

憂樂苦語不成些

次公宋玉招魂毋句有此字蓋楚人之聲也

東坡八首

并序

余至黃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馬正卿哀余乏食為

於郡中請故營地數十畝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

荒為茨棘瓦礫之場而歲又大旱墾闢之勞筋力

殆盡釋耒而歎乃作是詩自懲其勤庶幾來歲之

入以忘其勞焉

廢壘無人顧頽垣滿蓬蒿

次公莊子妄鑿垣牆而殖蓬蒿

誰能損筋力

歲晚不償勞獨有孤旅人天窮無所逃端來拾瓦

礫歲旱土不膏

次公國語云土膏其動

崎嶇草棘中欲刮一寸毛

子敬博物志地以草為毛

喟焉釋耒歎我廩何時高

荒田雖浪莽

師陶淵明詩浪莽林野娛

高庫各有適下濕種秔稌

東原蒔棗栗江南有蜀士

堯卿先生荅秦太虛書云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

邑中往往為風濤所隔不能即歸則

王生能為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

桑果已許乞好竹不難

我但恐鞭橫逸

仲達談助竹根曰鞭

仍須卜佳處規以安我室

家童燒枯草走報暗井出一

次公東方朔諫起上林書豐鎬之間號為上膏今規以為苑

家童燒枯草走報暗井出一

蘇東坡詩集注卷三

六

文蔚堂

飽未敢期瓢飲已可必

自昔有微泉來從遠嶺背穿城過聚落流惡壯蓬

艾次公左傳有汾會以流其惡去為柯氏陂十畝魚鰕會歲旱泉亦

竭枯萍黏破塊次公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昨夜南山雲雨到一犁外

泫然尋故瀆知我理荒蕪泥芹有宿根子仁杜詩飯煮青泥坊底芹

一寸嗟獨在雪芽何時動春鳩行可膾蜀人賣芹芽膾雜鳩肉作之

種稻清明前樂事我能數毛空暗春澤鉞水聞好

語蜀人以細雨為雨毛稻初生時農夫相語稻鉞水矣分秧及初夏漸喜風葉舉月明

看露上一一珠垂縷秋來霜穗重顛倒相撐拄但

聞畦壟間蚱蜢如風雨蜀中稻熟時蚱蜢羣飛田間如小蝗狀而不害稻新春便入

甌玉粒照筐筥子仁左傳筥管鑄釜之器我久食官倉紅腐等泥土

蘇東坡詩集注卷三西 七 文蔚堂

良農惜地力幸此十年荒桑柘未及成一麥庶可

望投種未逾月覆塊已蒼蒼農父告我言勿使苗

葉昌君欲富餅餌要須縱牛羊再拜謝苦言得飽

不敢忘

種棗期可剝次公詩八月剝棗種松期可斲次公詩松柏丸九方斲是度事在

十年外吾計亦已慙次公史記十年之計樹之以木十年何足道千載

如風電舊聞李衡奴任三國志李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人於武陵龍陽泛洲上作宅種柑橘千

樹樹謂兒曰汝毋惡我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得千匹絹亦可用矣此策疑可學我

有同舍郎官居在瀟岳李公擇也遺我三寸柑次公杜詩三十黃柑猶自青

照坐光卓犖百栽儻可致當及春冰渥想見竹籬

間青黃垂屋角

潘子久不調沽酒江南邨子仁先生答秦太虛書云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權小舟徑至店下邨酒亦

郭生本將種續漢書朱虛侯劉章恃高后宴為酒賣藥市史請曰臣將種也請以軍法行酒

西垣古生亦好事恐是押牙孫厚古押牙富平縣俠客也盜取奉陵宮女無雙以與

王仙客為妻宛死者數人押牙亦自刎家有十畝竹無時容叩門我窮交舊

絕三子獨見存從我於東坡勞餉同一餐可憐杜

拾遺事與朱阮論杜詩梅熟許同朱老喫松高擬對阮生論吾師卜子夏四海

皆弟昆

馬生本窮士思文志林云杞人馬正卿字夢得作太學正清苦有氣節學生既不喜博士亦忌之余偶至其齋書杜子美秋

風歎一篇壁上初無意也正卿即日辭歸至今白首窮餓守節如故又曰

馬夢得與僕同歲月生少僕八日是歲生者無富貴人而僕與夢得為窮

之冠即吾二人而觀之當推夢得為首從我三十年日夜望我貴求分買山

錢續戴符山人問襄陽節度使于頔求買山錢頔與百我今反累

生借耕輟茲田刮毛龜背上何時得成瓊次公龜背上刮瓊毛諺語也

可憐馬生癡至今夸我賢眾笑終不悔施一當獲千

次韻子由所居六詠

堂前種山丹厚丘濬詩十年蹤跡滯南荒只見山丹與佛桑錯落馬腦盤次公唐書裴行儉平

都支遮匍獲馬腦盤廣二尺文采粲然軍吏持之趨跌盤碎行儉色不少吝杜詩內府殷紅馬腦盤

堂後種秋菊碎厚西陽雜俎魏明帝時昆明國貢碎葉烏常吐金屑如粟

金收辟寒鑄之可以為器宮人爭以鳥所吐金為釵釧謂之辟寒金

獨樂不知行路難官人相嘲弄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帝王心草木如有情慰此芳歲闌幽人正

詩人固多感花發憶兩京子仁杜詩春日春盤細生菜忽憶兩京梅發時石榴有

正色厚莊子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玉樹真虛名次公揚雄甘泉賦玉樹青蔥粲粲秋

菊花卓為霜中英萸盤照重九纈藥兩鮮明

幽居有古意義井分西牆誰云三伏熱止須一杯

涼先生坐忍渴羣蹠自披猖天竺北史王晞傳帝欲以晞為侍中晞曰人主恩私何由可保

萬一披猖眾散徐酌飲逡巡味尤長厚晉阮籍常羣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眾人競

趨之籍獨逡巡在後須飲者畢乃進

先生飯土塼續韓子堯舜飯土塼啜土型無物與劉又援唐書劉又持韓愈金數斤去曰此

諫墓中人得爾不何以娛醉客時嗅砌下花井水分西

鄰竹陰借東家蕭然行脚僧一身寄天涯致約先生

廣西憲曹司點帖云某惟少子隨侍全是一行脚僧但喫些酒肉耳

東齋手種柏今復幾尺長知有桓司馬榛茆為遮

藏子仁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遂去近聞南臺松新

枝出餘僵年來此懷抱豈敢驚凡亡厚韓子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

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凡未始亡楚未始存

新居已覆瓦無復風雨憂仲達楊子曰震風凌雨然檀栽

與籠竹小詩亦可求次公杜甫覓檀栽絕句飽聞檀木三年大與致溪邊十畝陰覓餘竹詩華軒靄靄他

林到韓竹亭亭出縣高堂成詩檀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烟滴露梢

續漢書貳師將軍李廣利師行無水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應須鑿百井兩綆載一牛

過黎君郊居

半園荒草沒佳蔬煮得占禾半是諸萬事思量都

是錯不如還叩仲尼居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二十四

